

梦境仓库

你好，小地球

张春 著

增订本

# 一生 里的 某一刻



2015 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

豆瓣读书年度文学图书

大众最喜爱的五十种图书（入围）

《新京报》年度生活图书（入围）

## \* 特别收录 \*

- 《各种普通的食物最好吃的时刻+火锅篇》  
《Kyra 曾教我一些重要的事情》

人民文学出版社

# 一生 里的 某一刻

张春——著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里的某一刻/张春著. —增订本.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754-2

I. ①一…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1350 号

责任编辑 宋 强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33 千字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4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754-2  
定 价 5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代序

## 张春是谁

尊贵的大阿紫斯基

阿春非常擅长讲故事。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到了她的口中总变得活色生香。如果她站着，微驼着背，直立着的那脚承受身体所有重量，另一脚自然弯曲放于身前。横在胸口的手臂托着另一只夹烟的手。随着故事的发展，夹烟的手离开了支撑，一缕上升的青烟指向天空。如果她坐着，戏就全落到她眼睛里，从初一的月牙，亮着光圆成了十五。忽然乌云密布，朝我们扔撒起冰雹。

节奏。她的故事有着神奇的节奏，别人学不会。只有她，可以在全部人屏息等待时狡黠地环顾全场，又在那多一分便让人不耐烦或少一分会有人还没缓过来时，揭晓答案。有时哄堂大笑，有时瞠目结舌。

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不一定需要好的听众，她可以把任何人培养成一个好听众。但一个好的听众一定渴望这样一个好的说故事的人。

恬不知耻地说，我恰巧是个好的听众。

和阿春在好几年前就认识。那时我在曾厝垵开第一个客栈，叫“时光

客栈”。她在村口租了个小店面，要卖冰淇淋。挂上了个木头招牌“晴天见”，说是只在晴天的时候开门卖冰淇淋。乒乒乓乓捣鼓了起来，路过时常看到她灰头土脸一身油漆蹲在地上。

没多久小店就开起来了。

不包括门口屋檐下那只能够放一张桌子的位置（后来围绕这有限的位置又做了圈木头椅，栏杆可当靠背），屋内一个小吧台占去了一半的空间，吧台左侧是三角形的厕所（屋外上二楼的楼梯下的小空间，应该有许多人从蹲坑站起时被上面那斜坡顶撞到过头吧？），吧台前是两三张长脚凳。这样个小店，在我看来最多可以一次性容纳六个客人，竟然常常挤了十几个人在那里弹琴唱歌吃冰淇淋。当年的曾厝垵房租很便宜（当年的当年哪里房租都很便宜），卖冰淇淋一个三块，我想了想，一天最多有五十个客人吧？一百五十块，扣去房租水电成本，剩下五十。我坐在她店对面的朋友家客厅里观察，表面上看似是人满为患生意兴隆，但我坐了多久那批弹琴唱歌的人就坐了多久，可以想象，弹琴唱歌时是不好吃冰淇淋的，有时我大发善心，走到对面买个冰淇淋吃，吃完了那个冰淇淋顺便抽了她三根烟。经常还会有人急吼吼地冲进来，问：“厕所呢？”不多久，他们店成了远近闻名的非盈利性公厕。

为什么那时候没和她培养出感情？大概因为我经常脸很臭，她也经常脸很臭，两个脸很臭的人除了“一个冰淇淋”“三块”之类的对话外很难再蹦出一句别的话来。同样徘徊在温饱线的个体户之间满溢的愁绪萦绕在我俩身旁。

好奇有，窥探也有，但拉不下脸来先开这个口。我常去豆瓣看她的日记，知道哪几个讨人厌的小孩经常去她店里玩，还有她的侄子、她的

同学、她的朋友。她记录的人和事大部分都很明朗。而我对人类是否存在善一直持怀疑的态度，加上几次去吃冰淇淋她都在吧台里埋着头画画根本不搭理我，我只好安慰自己：这个人假假的，又阴阳怪气，不跟我做朋友就拉倒吧。

不多久，我店非常倒霉地成为了全村唯一被拆迁的客栈。我搬到厦大附近的沙坡尾。中间大概隔了一年我们毫无交集。

有些时候会这样，一些人我们以为挥挥手就过去了的，拐个弯却又碰到。（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厦门太小。）一次买菜的途中碰到她在找店面，问我这附近哪有好的店面。我十分惊讶：晴天见冰淇淋店竟然还没倒闭？！

想起几天前，我深情款款地对芙蓉说：“你知道吗？今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你。”芙蓉还没来得及喜极而泣，我又补充道，“因为你，我认识了阿春。”

芙蓉是个特别外向的姑娘，在我几次买菜路过他们店停下吃个冰淇淋后，便把她引为知己。起因是我们关注了彼此的微博，自从有了长微博这个功能后我常把以前写的东西拿出来发一发，不夸张地说：根本——没人看！于是不得已我经常用客栈的微博来给自己点赞，留言鼓励自己说“写得真好”。某次芙蓉在看了一篇“令狐冲”后，郑重其事地拉住我的手，真诚地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大声地说：“写、得、太、棒、了！”当场我差点没痛哭失声给她跪下。（我这人很简单的，只要夸我文章写得好的，都是我的好朋友！而芙蓉，是近二十年来第一个对我毫不吝啬赞美的人，为此我将一辈子感激她。）此后，我一写出点鸡毛蒜皮，就要拿给芙蓉看，一动不动盯着她看完，忐忑不安地等待她的点评。

我和芙蓉感情急剧升温时，和阿春却依然见面无话可说。有时到店里见芙蓉不在，坐不到五分钟我就会离开。

转变是在一个深夜。

那天大概十二点多快一点了，客人都入住了，没人再来敲门找我拿个牙刷毛巾了。我有些无聊，决定带着狗出去找芙蓉玩玩。穿过黑乎乎的渔港，去了她们店。只有阿春和芙蓉坐在吧台。我先是喝了杯咖啡，接着喝了杯“晴天见犟驴”。喝第二杯犟驴时，不知为什么和阿春聊起了以前的一个恋人。我随意地说着，并没有多少情绪起伏。喝到第三杯时，侧过头去看了眼阿春。她个子小小的，很深的双眼皮，整个身子转过来专注地看着我，两脚踩在我椅子下的横杆上。被这么看着，我有些紧张和尴尬，心里有些后悔，磕磕巴巴想换个话题。

“你得多难过啊。”她忽然说出这么句话。

我仓惶地看了她一眼，很害怕看到的是一张虚伪的表面挂着同情底下却是掩不住侥幸和笑意的脸。太多人脸上可以看到这种表情了，僵硬地压着的嘴角，深不可测的眼睛，和过度的高亢的让人分不清是惊讶还是喜悦的语调。

没有，她不是那样。只看她一眼，我就知道她是真的在为我难过，微微张开的嘴唇，傻傻看着我，眼神是无助的、茫然的，像目睹了车祸发生呆愣在马路旁的小孩。我慌了，装出的淡然被冲垮，前言不搭后语地又说了好些话。

这之后，我有好长一段时间不敢跟她说任何难过的往事。只说一些开心的、愉快的回忆。欢乐和痛苦，都可以在和她述说时看着她的眼睛再翻

倍地经历感受一次。

是那么奇怪，这么长时间的点头之交，竟只是因为一个茫然无措的眼神，我就对她信任起来。这种信任仅靠直觉，没有朝夕相处，也没有患难与共。

有时我也很纳闷，为什么我这个坚定的“人之初，性本恶”论拥护者会这么轻易沦陷？她也不算是个好人啊，对来店里消费的顾客冷若冰霜。（并不是装的，最好进店后放下钱就马上走。）一次店里进来两个女生，我的狗刚好在叫，女生非常怕狗，惊叫连连，我赶紧把狗抱在怀里。女生还是有些害怕，阿春忽然转过头来，非常不耐烦：“那你们还想怎样？要它去死吗？”现场非常地尴尬，我抱着狗不知如何是好，讪笑着：“没事的，狗不咬人，只是爱叫。”她没事人一样继续玩手机。

她还特别喜欢别人损她的店。新店刚开起来时还没多少人知道，每天生意惨淡，我每次去都喜欢拿她们店里的一张藤椅堵在门口，坐那晒太阳特别舒服。芙蓉有时看到会说：“你别堵店门口啊，这样客人来了怎么进去啊？”我若无其事：“那有啥啊，反正你们店一个客人都没有。”阿春就在旁边哈哈大笑。

阿春不仅喜欢讲故事也喜欢听故事，听的时候还特别专心。久了朋友们都喜欢找她聊天，每天听不同的人抱怨，再耗费一个晚上帮人家分析，想解决的办法。有时一个陌生人，只要稍微投缘，就可以聊半天。等人走后，她面色憔悴，无精打采，说：“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有一次我看网易公开课，一个老师在讲海明威的短篇小说《印第安人的营地》，营地一个妇女难产，在房里痛得大声喊叫。男人们躲到了远



远的地方，直到听不到妇女叫声的地方，默默地抽烟，妇女的丈夫因几天前砍伤了脚躺在双层床的上铺，持续听着妇女的尖叫。医生熟练地给妇女做好了手术。临走时发现上铺的丈夫已经自杀身亡。我把这个故事转述给阿春听，问她：“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是和大家一样躲得远远的呢，还是感同身受自杀的？”

阿春愣了下：“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我要想下这个问题。”

阿春陷入沉思。

有一次，我和阿春一起去海边参加一个外国朋友的婚礼。婚礼非常浪漫，新娘和新郎都是帆船教练，新郎打扮成加勒比海盗杰克船长的样子，在婚礼的最后扬起船帆载着新娘出了海。剩下的宾客们自己玩。沙滩上唱起了歌，大家跳起了舞。阿春那天穿着很漂亮的裙子，海风吹着裙角贴在她的腿上。她被邀请跳一支舞。有些腼腆，笑着。旋转，旋转，踩错步子也不知道，轻盈地跃动，幸福极了。

有一次，阿春告诉我一个梦。梦里的她坐在一栋老式红砖墙边长长的走廊尽头。走廊两边尽是绿色，风吹着，舒服极了。她听到远处有“噔噔”的脚步声，对面走廊尽头有个小姑娘在跑，左跑到右，右跑到左。她看了一会儿，认出那是十几岁时候的自己。一会儿梦里的她笑了，十几岁的自己正在试一双新鞋，跑动着，在听新鞋发出的“噔噔”的声音。她一路跑来，经过阿春身边时，看了她一眼。一种打量陌生人的不以为意的少年负气的眼神。扭过头，跑远了……

说这个梦时，阿春语气轻柔，像怕打碎它。

我跟着她一起看到了那条长长的走廊，耳中传来“噔噔”的新鞋子跑步声。

代序

张春是谁...001

你好，

小地球

◎野蔷薇的嫩枝，剥开皮放到嘴里嚼。甜丝丝的清凉味道。春天吃它不能舍不得，因为在手里握久了会变软变热。夏天它们开着非常漂亮的花，花瓣也可以嚼。秋天又长出鲜红的果实。蔷薇很好。

雨天不见晴天见...002

各种普通的食物最好吃的时刻...034

各种普通食物最好吃的时刻+火锅篇...047

作为一个废物我是怎样跑步的...049

非常容易被洗脑的人...055

刷漆根本就不浪漫...062

文学创作的瓶颈期...065

四年级...067

体育渣的亚军...070

情人节...072

## 梦境 仓库

◎ 我想起 Mona，就好像想起了皎洁的月亮。她并不是自己发光，却能反射别人的光。同时使自己也美丽的。想想我就替她未来的男朋友高兴，能和她一起享受当下的每个时刻，把她散发出的青春和月色尽收眼底，温暖整个人生。

- 我的朋友 Mona ... 076  
多比不爱吃东西 ... 144  
不爱学习没关系 ... 083  
这完全是个误会 ... 147  
Kyra 曾教我一些重要的事情 ... 086  
梦境仓库 ... 152  
爱玩的蔡小乐 ... 091  
作家阿紫 ... 094  
野小蛮 ... 102  
爱耍帅的少年都有好人生 ... 107  
我也很想你 ... 116  
有一些偶然的瞬间 ... 123  
时间之外的人 ... 128  
小城市 ... 132  
我始终还是不信人生艰难 ... 137  
最喜欢脆皮 ... 141

## 我和她

◎ 我还记得那是个暖洋洋的春天，我坐在窗户外，老师在上面念，我趴在桌子上笑个不停，脸滚烫滚烫的。窗外长着矮矮的小树，树影投在玻璃窗上，绿色的油漆窗框和绿色的树。我心里想：多么快乐的童年啊！多么伟大的友谊啊！那时候我可能还不明白，但那就是想念吧。

家里人 ……156

我和她 ……187

W ……198

大义 ……202

存妍 ……208

小妞们 ……211

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事 ……215

## 世界尽头 的风景

◎ 一条很狭长的陆地伸向外海，车沿着那条陆地开了一个多小时。到尽头没有路时爬了一段山。到山顶遇见了一只羊。我一边学羊叫，一边继续往前走。就看见了灯塔。还有一片幽深无尽的海。

◎ 后来在我非常痛苦时，常常梦见这片海，梦见灯塔，缓缓沉入海底。

一生里的某一刻 ... 222

房间 ... 224

也说说旅行 ... 229

随和谦卑教 ... 236

终于开发了正能量大招 ... 240

苦难有什么价值 ... 246

不再联系 ... 250

叫魂 ... 254

寂静的马拉松 ... 257

寻找失去的自己 ... 262

丁丁和苋菜 ... 267

描述一个感到幸福的瞬间 ... 271

## 后记

那样的故事

怎么也写不完 ... 273

再版后记 ... 277



## 晴天见 雨天不见

:: 我们店的植物

我在厦门有一家小店，专卖冰淇淋和苦艾酒，名字叫做“晴天见”。

大家都觉得厦门的小店总是种满了漂亮花草。所以朋友们对晴天见的期许也是那样的——所以朋友们常常也给我们送些花草。

张小强给我送过一盆很漂亮的花，肉肉叶子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坚持了两个多月花仍然开着。我很感动，决心为它做点什么。对于肉乎乎叶子和那么多的花来说，原来带的土似乎太少了些。于是我就给它换了一个盆，加了一些土。仔细看了一下，觉得它的土不够，就到街对面的地上扫了一些土补到盆里。

土是这样的：对面的店装修完以后，有很多锯末没有扫干净。另外刚来这条街我担心灰大，每天都要洒点水仔细扫一遍，把浮尘都扫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有灰了。这样也收集了一些灰尘。灰尘加锯末，看起来是很细腻的土壤呢。

我细细掩好它露出的根，又浇上水，拍拍手大声说：小花花，好好长哦！



过了几天，它越来越颓败，所有的花都在一时间枯了。我估摸着：“嗯，花期到了吧。”又过了几天，它的叶子也开始一片片掉。还有些没掉的，一碰就掉了。一片片，好像一声声叹息。

我又想：“莫非是一年生的草本，时间到了要死掉，等明年才发？”——所以我的朋友 Kyra 告诉我它已经死了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告诉她的。

她大吼：NO！NO！我认为这些土都有问题！都必须扔掉！

然后把整盆都“当”的一声倒出来给我看。咦？根都烂了？咦？为什么是“当”的一声呢？

她拎起一大团奇怪的东西，冲着我大吼大叫：“@¥#%^@#^%¥#……”

唉，荷兰人的英语真是差劲，根本没听懂。她又挥舞着那团东西吼了一会儿，我微笑着说：听不懂听不懂。最后她满脸通红地瞪着我，指指我，低头翻手机，又指指我，翻出字典，写给我看：

水泥……

原来我之前补进去的土是水泥啊……

我们有一个兄弟单位叫曾青供，全称是曾厝垵青年供销社，那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差的企业，门口的小花坛曾经种过三棵海棠和一棵冬青，还捡了几片别人扔掉的小栅栏插在里面。它的老板田主任，站在花坛前高兴地对我说：历时两年，曾青供的花坛终于装修完毕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花坛里就长满了杂草，再也看不出以前种过什么东西。我内行地教导道：这些草要拔掉，不然花长不好！曾青供的店员小卡摸着头说：啊？拔掉不是又要种？这个绿绿的也挺好的啊。

又过了几天，旁边谁家装修，他们的花坛又变成了一个建筑垃圾中转站。有时是一些瓷砖，有时是一些石块，有段时间还有半个马桶。这些人呢，实在